

Reisetagebücher

那几年，卡夫卡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孙坤荣 译

FRANZ KAFKA



上海三联书店

Reisetagebücher

那几年，卡夫卡

〔奥地利〕卡夫卡 著 孙坤荣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几年, 卡夫卡 / (奥) 卡夫卡著; 孙坤荣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8

ISBN 978-7-5426-5583-7

I. ①那… II. ①卡… ②孙… III. ①卡夫卡, F. (1883~1924)—日记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5991号

那几年, 卡夫卡

著 者 / [奥地利] 卡夫卡

译 者 / 孙坤荣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郭挚英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字 数 / 121千字

印 张 / 8

ISBN 978-7-5426-5583-7/I·1135

定 价: 29.80元

代译序

叶廷芳

中国的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常常站着一个女人，这女人通常是他的贤妻。但终身未婚的单身汉卡夫卡背后站着的却是一个男人——马克斯·勃罗德！试想，如果没有勃罗德，则卡夫卡未必能在成名前及时认识莱比锡的出版商罗沃尔特和柏林出版商库尔特；没有勃罗德，则卡夫卡的大量遗稿很可能被别的什么人按照作者的遗愿真的“付之一炬”了；没有勃罗德，谁有作家的水平和眼力，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将卡夫卡大量散乱的遗稿一一收集并编辑成书及至全集出版？可以说，勃罗德的行为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友谊之歌！这里用得着清人何晚晴的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这一对犹太民族的优秀儿子，他们的莫逆之交早在大学年代就开始了。除了被歧视民族的共同命运以外，为人正直、真诚的相似品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当然，共同的爱好——文学也许是更重要的情感纽带。在这方面，勃罗德比卡夫卡成熟得早。在他们结伴旅游之时，勃罗德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而且在艺术、音乐批评方面都显示了才华。这时卡夫卡的成名作正躁动于母腹之中。这时期可以说勃罗德堪称是卡夫卡的生活老大哥和

文学引路人。1911年两人的南欧（瑞士、意大利和法国）之行和1912年夏末的魏玛旅游，对双方的友谊是个有力的促进，对卡夫卡的创作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主要是他们路过莱比锡时，勃罗德将卡夫卡介绍给知名出版商罗沃尔特，遂使罗沃尔特当即向卡夫卡约稿。这使卡夫卡受到鼓舞。该出版社后来成为出版卡夫卡作品最多的德国两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柏林的库尔特出版社）。

这两次欧洲之行是卡夫卡最先倡议的，并明确提出各自把所见所闻记下来。说明卡夫卡有意识地将外出旅游当作文学试笔，而不是一般的度假休闲或游山玩水。在他的日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非常注意对所接触到的人物的表现特征和性格的描写（而勃罗德则更注意对环境包括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的描写），明显是在进行写作训练。一个伟大作家的文学抱负已流露无遗。

读者将会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版本将勃罗德在这期间所写的日记也全部包括进去了，这无疑有助于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进行两相比较，看看这一对挚友在面对同一客观事物时的相同或不同反应，同时还可以通过勃罗德的日记印证卡夫卡的日记内容，从而增加事件的真实性。例如，他俩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要去妓院逛逛，而且都不避讳把此事记在日记本上。但与妓女做成交易没有？光凭卡夫卡的日记还较难看得出来。有了勃罗德的日记，就有较多的过程描写：一次他面对围成半圆形长队的妓女们让他挑选时，他心里很不自在，觉得这对不起他刚结婚的妻子。又如：卡夫卡在瑞士发现瑞士的高山很多，就说：“是否还没有爱国者想把瑞士的面积这样来计算，即把高山的表面也作为平原

来测量。这样瑞士就必定比德国要大。”这段话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勃罗德也原原本本地把它记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明他很欣赏卡夫卡的幽默感。又如：未婚的卡夫卡容易对女孩子发生兴趣，一般他自己在日记里都会提到，但不一定具体。而勃罗德就比较明确，例如卡夫卡在瑞士遇到一位匈牙利姑娘，如痴如醉。勃罗德写道：“一位匈牙利少女，卡夫卡非常喜欢她，称她为‘匈牙利花朵’。噘起的嘴唇。”第二年在魏玛，卡夫卡很快与房东的女儿格雷特打得火热。勃罗德不止一次提到此事。他在魏玛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卡夫卡卓有成效地与房东在漂亮的女儿卖弄风情。”如此等等。

本书译者孙坤荣教授是笔者的大学生同窗和好友。当时的同班同学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谓“调干生”，即在国家机关工作了几年后才来上大学的，所以孙的年龄比我大四岁（生于1932），来自江苏。他性格开朗，工作积极，又是党员，因此毕业后留任教学工作，直到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坚持教学的同时，曾担任多年的西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编选了1—3册《德语文学选读》和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他的翻译水平亦属上乘。除这部《那几年，卡夫卡》（又名《卡夫卡旅游日记》）外，我还部分核对过他的其他译文，感觉他对原文的理解颇为到位，译文也相当流畅，几乎没有发现欧化的或佶屈聱牙的文句。应该说孙坤荣的一生是积极奋进的一生，是对我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发展做了可贵贡献的一生。他向来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我一直以为，他会走在我的后面。不想病魔的偷袭来得如此突然，以致我都来不及

见他一面他就仙逝而去！令人格外悲痛。借此机会谨代表我的全班大学同窗，向孙坤荣同学表示深切的哀悼。安息吧，我们60年的老大哥！

本书内容属于正在陆续出版的《卡夫卡全集》校勘本的一部分，本应与卡夫卡的其他著作一起面世的。由于译者孙坤荣教授不幸突然去世，根据他生前遗愿，出版社出于对死者的尊重，特地将它抽出来先行出版。作为这套全集的主编，笔者对出版社的美意表示赞赏和感谢。

目 录

代译序·····	1
1911年1月—2月之旅·····	1
1911年8月—9月之旅·····	13
1912年6月—7月之旅·····	81
1913年9月之旅·····	119

附录

马克斯·勃罗德《旅游日记》·····	125
1911年8月—9月之旅·····	127
1912年6月—7月之旅·····	225

1911年1月—2月之旅

1911年

1月弗里德兰^①之旅

2月赖兴贝格^②之旅

我必须通宵达旦地写，因为有那么多东西向我心头袭来，但是这只是些不纯正的东西。这种东西获得了一种什么样的对我的控制力呀，而在以前，据我回忆所及，我是能够用一个短语，一个小短语，一个就其本身而言还使我感到高兴的小短语来避开它的。

火车车厢里的赖兴贝格的犹太人初时对只是按照票价才是快车的快车发出小声喊叫，借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这段时间里一个瘦削的旅行者，人们称他为轻浮而不可靠的人，正快速地吞咽火腿、面包和两根香肠，他用一把刀子将香肠的外衣扒得干干

① 弗里德兰：北波希米亚（捷克）地区的地名，当地有著名的华伦斯坦城堡等名胜古迹。——译注

② 赖兴贝格：也在北波希米亚，二战前为捷克讲德语的苏台德区中心城市。弗里德兰和赖兴贝格这两个城市当时工业比较发达，卡夫卡任职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同这里有业务上的联系，他常出差到这两个城市。——原注、译注

净净，最后他把所有的残余物和废纸都扔到了暖气管后的长凳下面。在吃东西的时候，他曾以那种不必要的、令我如此同情的，但徒然模仿的热情和仓促，朝向我翻阅着两份晚报。他长着一对招风耳，有点宽平的鼻子。他用油腻的双手擦拭着头发和脸，以便把自己弄得干净些，这也是我所不可能这样做的。[看来包罗万象的阴茎在裤子里面已经强劲地勃起。]^①

面对着我的是一位细声细语的、听力很差的先生，蓄着山羊大髭须，并不暴露真面目，最初以一种嘲讽的方式对着这位赖兴贝格的犹太人悄悄地讥笑，在这种事上我总是带着一些反感，但出于某方面的尊敬，在互相理解之后便通过目光参与了进去。后来得到证实，这个读《星期一报》^②的人，正吃着什么东西，在一个火车小站上买了葡萄酒，并依照我的样子一口一口地喝着，这真是没有什么价值。

[有一位胸部高高凸起（鸡胸）、身材矮小的旅行者，由那位瘦削的旅行者指点坐到了我的身旁，他行动迟缓但很有自信，以致他想通过响亮的（顺便提一下不是讥讽的）笑声，有时还说上一句话，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带有普罗蒂温^③的幽默。此外，

① []内的文字马克斯·勃罗德出版时删去，下同。——译注

② 这份报纸1878年创刊时名为《星期一周刊》，1894年起改名为《波希米亚星期一报》。——原注

③ 普罗蒂温：布拉格—格蒙德—维也纳铁路线上南波希米亚的一城市名。——原注

他后来就下车了。]

然后还有一位年轻的脸颊红红的小伙子，他花了很多时间读着《趣事报》^①，而且肆无忌惮地用手将报纸撕开，为了最终将它用那种总是使我惊羡的闲散人的细心折叠起来，就好像那是一块丝绸织物，反复地把它压紧，从里面压出角来，从外面固定、拍平，厚厚的和它原来一样，塞满了胸前的口袋。看来应该是他到家后还要读吧。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下车。

弗里德兰的饭店。宽敞的门厅。我想起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许那儿根本就没有。没有抽水马桶的厕所，暴风雪是从下面刮上来的。有一段时间我是唯一的客人。周围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婚礼都在这个饭店里举行。我完全记不清了，回想起有一天早晨在一次婚礼之后我曾向大厅里看了一眼。在门厅和走廊里到处都很冷。我的房间在饭店进口处的上方；每当我注意到底层的时候，寒气马上向我袭来。在我房间的前面是一种过道式的次等房间；那儿的一张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两把从一次婚礼中遗留下来的花束。关窗户不用把手，而是用上下的钩子。现在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曾听到过音乐，只是一小会儿。可是在客人的房间里没有钢琴，也许是在那个举行婚礼的房间里有。每当我关窗户的时候，我看到在另一边的市场上有一家精美的食品店。给房子供暖用大木块。打扫房间的女仆有着一张大嘴，有一次虽然很冷

① 《趣事报》：1882年创刊的一份有插图的周刊。——原注

她还是赤裸着脖颈和部分酥胸；一会儿做出拒人的样子，一会儿令人吃惊地表现出亲密，我总是马上毕恭毕敬，就像大多数人在所有和蔼可亲的人面前表现出的窘态那样。当我为了下午和晚上的工作而让人装了一只较强光度的白炽灯时，她在取暖时看到了这个，她非常高兴：“是的，用早先的那种灯光，人们兴许无法工作。”她说。“用这种灯光也无法工作。”我在几次兴高采烈的呼喊后说道。我觉得她有些尴尬，可惜总是表现在嘴上。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说出我已经背熟了的想法，电灯光不仅太刺眼，而且太弱。她继续默默地在取暖。当我说“此外我只点过早先的那种灯，越来越亮”时，她才微微地笑了一下，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与此相反，我做了这样一些事情：我总把她当小姐看待，后来她对此也适应了；有一次我在不是通常回来的那个时间回来了，我看见她在寒冷的门厅里擦洗地面。这时候我丝毫没有费劲地通过问候和邀请取暖，使她不至于感到羞愧。

从拉斯佩瑙^①到弗里德兰的归途上，坐在我旁边的是那位呆板得像死人一样的人，胡须从他张开的嘴巴上面垂下来，而当我向他打听一个车站的名称时，他很友好地转向我，给予了我最为热情的答复。

① 拉斯佩瑙：弗里德兰南面约四公里的一个地名。——原注

弗里德兰的城堡^①。可以有很多可能性去看它：从平地上看，从一座桥上看，从公园里看，从脱落了叶子的树木之间看，从高大的松树林之间看。这座令人惊讶的重重叠叠建筑起来的城堡，如果有人走进院里，就会发现它长久没有整修了，这儿有暗褐色的常春藤，灰黑色的城墙，白色的积雪，覆盖在山坡上的蓝灰色的冰层，所有这些更增加了它的多种多样的色彩。这座城堡正好不是建筑在一座宽阔的山峰上的，而是把相当陡峭的山峰围了起来。我沿着车道往上走，但老是往下滑，而那个城堡看门人，我后来在上面又遇见了他，却毫不费力地一步跨过两个台阶走上去了。到处都是常春藤。从一块尖形而又突出的地方可以眺望各种景色。城墙旁有一段阶梯在一半的高度中断无用了。吊桥的链条因缺乏管理而下垂在钩子上。

美丽的公园。因为它坐落在梯田式的山坡上，下面部分还有一个水池围绕着，水池边上生长着一簇簇各种各样的树木，人们完全无法想象它那夏日的风采。在冰冷的池水里有两只天鹅[（它们的名字我在布拉格时才知道）]在游弋，其中有一只将脖子和脑袋伸进水里。我跟随着两个姑娘，她们一直惴惴不安又十分好奇地回头看着我这个不安静、好奇的人，此外还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我由她们领着沿山路往上走，越过一座桥，走过一片草地，在一条铁路路基下穿过一间由树林的斜坡和铁路路基构建成的令

① 这城堡17世纪时属于华伦斯坦伯爵（1583—1634，后晋升为公爵），1911年时归克拉姆—加拉斯伯爵所有。卡夫卡后来创作长篇小说《城堡》时把它作为模型之一。——译注

人惊讶的圆形小屋，继续往高处进入一片看来并不能马上走到尽头的森林。这两位姑娘最初放慢了脚步，好像我一开始就对这片大森林感到惊异似的，后来她们加快了步伐，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一块高高的山地上，有一股强劲的阵风，把我们吹得往后退了好几步。

皇帝的景观^①。在弗里德兰唯一的娱乐享受。如果说我在这里没有感到十分惬意，那是因为我对这种美好的安排就像我在那里所见到的，并没有思想准备，穿着沾满了雪的靴子走了进来，接着坐在望远镜前，只用脚尖触及地毯。我忘记了这个景观的安排，一定要从这张椅子走向另一张椅子，有好一会儿我感到害怕。一位老人坐在灯下的小桌旁，读着一本《世界画报》^②，他掌管着一切。过了一会儿有人为我演奏一种名叫阿里斯通的乐器。后来还来了两个年岁大的女子，坐到我的右边，接着又来了一个坐到了我的左边。布里西亚，克里莫那，维罗纳^③。图片里的人犹如蜡像一样，鞋底牢牢地固定在铺石路面上。墓碑上的纪

① 皇帝的景观：这是由它们的发明者和经营者奥古斯特·富尔曼于1880年首次公布的。它们是一个直径约五米的木制圆柱体，围绕这个圆柱体能够容纳二十五个观众，通过窥视孔人们可以看到用彩色玻璃片制成的各种各样立体景象，例如具有异国情调的彩色图景，或者当前发生的事件，等等。——原注

② 《世界画报》：1908年至191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一份杂志。——原注

③ 这三个都是意大利省会城市，以古代建筑、大教堂和宫殿闻名于世。这里是卡夫卡在窥视孔中看到的彩色异国图景。——译注

念像：一位穿着长长的衣裙拖过低低的台阶的夫人微微地开启一扇门，同时还回头看着什么。一个家庭，最前面的是一位年轻小伙子，正在看书，一只手托着太阳穴，右边的一个小男孩拉着一张没有弦的弓。英雄铁托·施佩里纪念碑^①：穿在身上的衣服不修边幅，神采奕奕地随风飘拂。一件短外套，一顶宽边的帽子。这些形象比在电影放映机里的更生动，因为他们的目光具有真实的宁静。电影给人留下的是人物动作的不安宁，目光的宁静看来更为重要。大教堂的光滑地面令我们咋舌。为什么在这种方式里没有摄影机和立体镜的统一？出自布里西亚写着彼尔申·维勒尔的广告非常有名^②。在仅仅是听到叙述和从窥视孔中看到的景观之间的距离要比后者和看到真实景观之间的距离大得多。克里莫那的古老的铁器市场。如果我在看完时要向那位老先生说，这使我感到多么地满意，我却没有勇气这样做。又出现下一个节目。从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开放。

我在书店的陈列橱窗里看到了丢勒联盟出版的《文学指南》^③，决定把它买下来，后来又改变了买下它的想法，接着又

① 铁托·施佩里纪念碑：在布里西亚市，由雕塑家吉多尼·多梅尼科（1581—1641）建造。——原注

② 1909年9月卡夫卡曾经和马克斯·勃罗德一起去过布里西亚旅行，在那里他看到过彼尔申·维勒尔的广告。——原注

③ 丢勒（1471—1528）：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丢勒联盟是一个促进艺术发展的联合会，1902年由费迪南德·阿文那里乌斯在德累斯顿创建。《文学指南》1910年在慕尼黑出版。——原注